

1986年秋,我被安排到岢岚县委老干部局工作。报到当天,满怀喜悦的我被李局长狠狠地“打了一针”。

他说:“咱们这个单位虽小,却责任重大,全县的‘宝贝疙瘩’都在咱的关怀之中,容不得一丝懈怠马虎。加入到老干部工作的群体,就必须做到用心用情,要把责任扛在肩上、爱心献在路上,具体工作要多向同事们学习。”劈头盖脸的一席叮嘱,说得我云里雾里顿时摸不准了方向。

旁边的师弟段平看出了我的窘样,悄悄地告诉我:“局长说的宝贝,就是280多位离休老干部,咱辛苦点搞好服务就行了。”不就是个服务吗?无非是辛苦点而已!嘴上没说,我心里是这样想的,因此,也就没咋当回事儿。

国庆节一过,天气渐凉,局里开始为老干部配运冬季取暖用煤,师哥王二早出晚归,每天回来往椅子上一坐就想打盹儿。有一天,我关心地劝他累了就早点回家,这样休息可不好。他说:“哪能呢?一会儿还要加油、检车,不能回家的。”我又问:“是每天出车太早,累成这样?”他回答:“去煤矿晚了抢不到好煤,对不起老干部,必须早走;煤拉到村子里,他们子女经常不在身边,帮忙的邻里也一时到不了,所以我就成了专职装卸工,说不累那是骗人了!”哦,原来是这样,我方才懂得了李局长对待老干部工作要“用心用情”的含义。

上世纪80年代,入冬前家家户户都要储备些土豆、白菜,为住在县城及附近的老干部运输分配冬菜,也是服务老干部的重要内容之一。每逢菜车回来,都是全员行动,枣栓和两位张姐负责卸车、过磅、分发,其余人为行动不便或子女不在身边的老同志搬运、送菜上门。我是新成员第一次参与,把菜送到老干部院子里,就认为完成任务了转身要走,却见潘荣、立新两个后生麻溜地打开菜窖,逐项安置好后,才挥手道别。当时的那份感动、那份自责至今

往事钩沉

心底的使命

岳利民

难忘,顿时就明白了“用心用情”服务老干部,不是一人一时的热情,而是全局成员深深铭铸于内心的责任担当。

其实,还有两件事对我教育更深刻,甚至是颠覆了认知。

一是1986年的冬天,雪下得又勤、又多,眼看就是年关了,雪根本就没有停的意思,而一年一度集中慰问全体老干部的工作不容搁置,李局下了铁令:全体出动,分组分片,大车小车一起上路,必须在春节前把党的关怀、政府的温暖送到老干部家庭里、心坎上!

我和袁大姐一组承担西山片区。头一天就备足汽油,按份领好慰问品。出发时天刚麻麻亮,往常拥堵的运煤专线上只有几道稀疏的车辙,西北风呼啸着从所有能进入的缝隙中挤入,我俩的呵气瞬时就在玻璃上凝成冰花。我认真观察路况谨慎驾驶、她不断地擦除雾气,艰难地龟速前行。

我们一天走了三个乡六七个村,慰问十几位老同志之余,聆听了他们的传奇经历,接受了耳目一新的教育,深受感染。

夜幕降临,怀着完成任务的喜悦返程。雪花就又开始飘洒,路上的车辙没有了,路中间的坑洼铺平了,山体与公路的界线模糊了,一旦侧滑后果难以想象。一路上,我们的眼睛真是瞪成了灯泡,这样走走停停、进进退退,午夜时分终于过了岸门大桥,看到火车站的灯光,袁大姐再也憋不住了,把早上的饭菜、中午的干粮全部吐了个干净,原来她一路上晕车却紧张得没顾上难受、没顾得上吐。

另一回是1987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接到电话告急,说住在李家沟乡的一位老干部突发疾病,需要接到县城救治。我和副局长乃成迅捷开车北上。接上病人即刻返程,哪知道这夏日天就如小孩脸说变就变,刚刚走过的黄土道突然间就被暴雨浇成了稀泥潭,车子行走如滑冰一样难控,随时有掉入山沟的风险;部分路面仿佛让猫抓了一般伤痕累累,且有多处路面被冲断。无奈的是这个土山上找粒石子都难,哪有东西填沟?情急之下我们徒手扒了些坡上的草皮树枝,用脚踹倒塄坎,艰难地“溜”到山下。手上的皮磨破出血,小腿、脚后跟也很疼,但是老同志得救了我們则心安。

回首人生路,在老干部局工作、与老同志结缘,是我生命中、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站,我挖到了树立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端端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第一桶金。



难忘时刻

养好菊花迎国庆

郝妙海

菊花品种极多,据说春、夏、秋、冬都有花开。但幼时,家乡人栽植的,好像只有秋天开花的一种,乡民们统称为“九月菊”。所谓“九月菊”,意即到农历的九月才开花。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曾写过一首霸气无比的诗《咏菊》。其开头两句即是“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可见,在黄巢所处的年代,菊花也是九月才开的。

由于农历和公历的差异,我国的十一国庆节,每年对应的农历日期有八月十几、二十几的,也有九月初几的。而由于各种条件所限,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菊花在国庆期间一般是开不了的。

1964年,我在太原十五中读高中。那时的秋季开学时间为9月1日。记得开学刚三天,教务处朱老师就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管护教学楼门厅内毛主席像前的十几盆菊花。她交给我一把喷壶和一支温度计,嘱咐我每日早晚两次调制30~35摄氏度的温水喷淋菊花枝叶。目的呢,是促使其提前到国庆节前开放。当年,我住校,许是老师们觉着我这个农村来的学生还靠得住,才把这个特殊的任务交给了我。而我接到这样的任务,也是既兴奋,又忐忑。在那二十多天里,我一丝不苟,一天两次勾兑温水,按时对菊花一盆盆喷淋。而那些菊花也听话,在国庆前夕纷纷开放,比正常开花大约提前了一个星期。我这个浇花使者,也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夸赞。

古城旧事

6号队员

杨晋龙

前几天翻衣柜时,一件红色背心从我眼前闪过,我从众多衣物中抽出这件背心。背心背部用白线缝成大号“6”字,前左胸部缝着小号“6”字。回想起来,这件背心是1956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时穿过的。至今已有67年了,颜色依然鲜红、质地厚实。

1953年,我入学三完小(新道街小学)即现在的省实验小学。那时学校的体育活动十分活跃,六年级分别组成“雷鸣”和“闪电”两个篮球队,在体育老师刘宗信的组织下,每周五下午举行篮球比赛。我们观看得如痴如狂,不停地为队员们的精彩动作鼓掌、喝彩。

我也很喜欢打篮球,每天在学校里拿着皮球当

岁月留痕

我的大学梦

郭润生

我的大学梦应该是从上初中的时候开始萌发的,那个时候好学上进,天真烂漫,总觉得上完初中上高中,上完高中上大学,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学习也特别努力,憧憬着有一天走进风光无限的大学校园,学习更多的知识,将来走出校门报效祖国,实现人生理想。

1973年初中毕业后,在全县中考中,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县里最好的中学——大盂中学,在高中期间,照样是勤奋刻苦地学习,准备高中毕业后考大学。1975年7月高中毕业后,我返乡务农。在那段苦其心志、磨炼筋骨的日子里,大学梦仍不时在脑海闪现,在广阔天地里苦战了两年后,终于盼来了1977年恢复高考。虽然时值深秋,这一喜讯恰似一声春雷响彻中华大地,给几百万怀揣大学梦的人带来了一线希望,我自然成为其中一员,经过报名、短暂备考,走进了改变命运的考场。由于荒废了两年学业,生怕考大学无望,于是自降标准报了中技志愿,经过一条龙考试,终于有幸考入太原铁路机械学校,虽然没有考上大学,但总是前途有了亮色。1980年毕业后分配到铁路系统工作,成了一名铁路工人,但大学梦仍留在心里。

1981年,《山西青年》杂志社创办刊授大学的消息,给社会转型期渴望得到知识的人带来希望,又一次点燃了我心中的理想之火,这在当时是轰动全国的重大新闻,它给无数有志青年带来了希望。当时全国有50多万人报名,我也和这些人一样,投入到求学的洪流之中,立马报名参加了刊授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4年间,我克服在太原、榆次间不停地跑通勤带来的影响,一边工作一边刻苦学习。我坚持到最后,终于捧到刊授大学本科结业证书,这本沉甸甸的证书成为我在大学追梦路上艰辛奋斗的真实写照。

1988年,我一边工作一边又报考了设在太原铁路分局党校的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的经济管理大专班学习,三年后修业期满,获得了大专毕业证书。1995年8月,我又报名参加了设在山西省委党校的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本科班学习,同样是三年后修业期满,获得了大学本科毕业证书,至此,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伴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人生阅历的不断增长,我工作起来也变得越来越得心应手,在平凡的岗位上为企业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乡土记忆

快乐收花生

寇俊杰



花生可生吃,可榨油,叶和皮可以晒干后粉碎当饲料,所以在老家每年每户都要种上一些花生,而收花生也是我们小孩子最愿意干的。

收花生不用去得太早,太早了叶子上有露水,等我们睡够了,帮父母拉上架子车,放上四齿钢叉、铁锹和口袋等,就出发了。花生地离河不远,那是沙土地,最适合种花生。一路上我们说说笑笑,无比较轻松。

到了自家地头,花生秧绿油油的,扒开秧子,花生根部的沙土地已炸裂开许多裂缝,不用说,下面结的花生肯定不少。父亲用钢叉轻轻一翻,再抓着花生秧轻轻一提,一嘟噜花生就从地里被提溜了出来,白花花的。父亲

再左右抖擞几下,沙土就全都落了下来,花生看起来更白净、更闪亮了,像一个个小小的汉白玉。父亲摘下两个花生后,把花生秧递给我们,让我们轮流尝尝鲜。我剥开花生,把饱满结实的花生放进嘴里一嚼,顿时满嘴生津,脆香可口。

开始大规模收花生了。父亲和哥哥在前面剥,姐姐和我在后面把花生秧抱到母亲跟前,母亲在地里铺块布,把架子车上竹编的围栏拿下来在布上围成一个圆圈,坐在小凳子上抓着花生秧在边沿上甩,花生就像雨点一样落进了圈里。我们各有分工,团结协作,看到圈里的花生越来越多,全家人都无比高兴,觉得再累也值得。

最有趣的是剥到田鼠窝。看到有几棵花生结得少了,父亲和哥哥就在附近找。“在这里!”哥哥眼尖,看到田鼠窝惊叫一声,我和姐姐跑过去,果然看到花生秧下隐藏着一个乒乓球大小的圆洞。父亲和哥哥用铁锹顺着田鼠洞剥。田鼠洞是拐着弯的,剥起来并不容易,但剥到半米深处,就会找到田鼠的仓库。田鼠很聪明,它把偷来的各种粮食分类储存,这边是花生,那边是高粱,还有玉米、谷子等。找到了田鼠窝,我们等于发了一笔小财。母亲听到我们说挖到粮食了,就拿着口袋过来,父亲帮着把田鼠的不义之财装进口袋,我们把它提到架子车上,全家人更高兴了。